



## 从王立军事件看中国人如何自保

王立军是一个酷吏，从他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民众包括异议人士的残酷迫害当中早已得出了结论。

### ◆邪恶机制造就出的酷吏

据报导，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后，王立军追随江泽民疯狂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劳教、判刑。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怀抱几个月孩子的母亲，全不放过。王立军还唆使手下酷刑折磨并使用警犬恐吓、撕咬法轮功学员，真正比恶犬还凶狠。王立军曾公开叫嚷：“现在杀人案都放下不管，专抓法轮功，我们不怕遭报应。”

他直接指挥并涉嫌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行动，曾在王立军手下担任警察的目击证人证实，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斩尽杀绝”，稍有良知的人都会谴责这种暴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在不相信善恶报应无神论的影响下，中共党文化培养出来的酷吏之多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

### ◆要命的“党妈妈”

但是在今年二月六日发生的戏剧性一幕，却足以让所有的人都开始思考，王立军是中共树立的所谓模范——“打黑英雄”，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是去找“党妈妈”，而是去找美国领事馆来保护自己，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王立军在走投无路之时起码明白了一点：这个政党保护不了他。

历史上也早有前车之鉴，武则天临朝时的酷吏周兴掌管刑狱，贪暴残酷，专以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害死了许多人。武则天把他利用完了，就派来俊臣收拾他。来俊臣请周兴吃饭后，问他：“囚犯如果硬是不认罪，你有什么好办法？”周兴回答：“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用炭火四面烧烤，把囚犯放进瓮中，他定会把什么事都吐出来！”来俊臣就叫人搬来大瓮，用炭火围住，然后对周兴说：“那好，我奉圣旨勘问老兄的罪行，请君入瓮吧。”周兴惶恐叩头，对所犯罪行，全部承招。

其实，邪恶基因俱全的中共是把所有的党员和服从它的人都视作工具和鹰犬的，需要的时候利用其作恶。谁不服从就会被树立成敌人残酷打击。因为标榜自己伟光正，所以恶行的罪名都要推给执行者，“狡兔死，走狗烹。”用完之后不是赶紧灭口，就是抛出去充当替罪羊。今天是王立军，很可能明天就是薄熙来、周永康。只要在这个邪党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打手的下场是恶者的报应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也许王立军们还是没有明白，那就是善恶终有报，任何人也无法逃脱。

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亚戈达，曾经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长达十五年。他帮助斯大林残忍地迫害政敌，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持续的党内清洗，号称是为了根除腐败。一九三六年，亚戈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

### ◆打手的下场是恶者的报应

但是罪行慢慢地开始曝光，形势所迫，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把亚戈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锒铛入狱的亚戈达对探望他的人说：“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却给了我这些。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王立军是政治权斗的牺牲品，其实更是作恶者的报应。真正要自保，只有真心的忏悔，痛改前非，将邪恶

公诸于众，以功方可补过。

### ◆退党才是万全之策

朝代的更替是历史的必然、天灭中共倒台后，其犯下的罪是一定要清算的，对它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进行清算时，当政者将首当其冲。

现在共党内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尽量解脱身上的职务，尽快退下来。很多人赶紧出国，也是为了逃避将面对的厄运。

其实，国人当中从高层到百姓，有良知有智慧者大有人在，看看一亿一千多万退党大潮就可以知道。有些党政军高级官员看过《九评共产党》后，退党或者不再贪污腐败。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长郭金龙一到台湾，即遭法轮功团体提告，媒体也纷纷对此做出报道（最上图）。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期间，他曾以执行“平安奥运”行动为借口，逮捕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

# 八年冤狱后又被诬判七年 张倍齐控诉恶警酷刑

【明慧网】张倍齐，1964 年生，原籍青岛平度市，1990 年迁到吉林省延吉市安图县从事建筑、装潢、个体经营等，担任过安图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1996 年张倍齐和妻子刘美君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张倍齐戒掉了多年的烟酒，改掉了以前火爆的脾气；妻子刘美君身上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张倍齐和妻子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2010 年 2 月 27 日张倍齐又一次被延吉国安特务在青岛老家绑架，遭酷刑逼供，之后被诬判七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下面是张倍齐写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的控诉，从狱中辗转传出。

我叫张倍齐，家住吉林省安图县，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我要控诉吉林省延吉市国保大队肖彬、徐晓峰、张文秀等人对我非法人身酷刑迫害，造成我现在大脑和腰腿疼痛难忍。

2010 年 2 月 27 日下午 2 点左右，我正在山东省平度市老家和多年未见面的老母亲和亲人闲谈，突然肖彬和几个身着便装的人闯进，把我拖进一辆面包车内，还恐吓我说：“别动、别喊，不然开枪打死你！”我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乱抓人？有证件吗？”一人上来赶紧把我的近视眼镜摘掉，拿出一个小本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完姓名之后他们说：抓的就是你。我反问：“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乱抓人？”他们说：“你是不是参加和龙市法院开庭？”我说：“是我，法院开庭公民参与是合法的，而且当时法院是允许听审的，我没有犯法。”他们说：“你承认就行了，因为你组织人冲击法庭，所以我们才从延吉赶来抓你。”

他们把我拉到平度市一办公楼内，从我身上搜走手机一部、电子书一个、银行卡一张、现金一千七百多元（至今没有归还）、身份证等物品。随后他们做了笔录，把我双手铐住押往平度市看守所，由于他们连打带吓，我的心脏疼痛难忍，看守所的值班人

员让到医院开诊断，肖彬等人又把我拉到平度市医院做体检，当时由于我身体状况极差，他们怕看守所不收，偷偷跟医生说我是逃犯，医生以我不配合检查为由，简单的查了一下，草草的写了一份诊断，我又被送到了看守所，关押到 8 号监舍。

8 号监舍面积不足三十平米，关押 70 人左右，我被迫强制挤压在地上躺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牢头和犯人拖到监舍外边的厕所旁，外边下着小雪，天气寒冷，牢头和犯人连打带骂，言语肮脏。两个多小时后，看守所的值班管教上班，两个犯人把我架到办公室，我把情况如实反映，值班管教不但不惩处犯人，反而说我不听牢头的管理，又把我关押到 7 号监舍。

第七天，延吉市国保大队徐晓峰和姓郑的等四人把我从平度市看守所带回延吉，又从新对我做了笔录口供，他们说：“你是组织头目，聚众冲击法庭。而且不允许给法轮功人员出庭辩护，这是上级指示，我们只有照办抓人，所以你就自认倒霉吧！”我被关押到延吉市看守所 15 号监舍，一姓金的警察负责，3 月 10 号我又被转押到 28 号监舍，负责警察崔正浩。

3 月 17 日下午 3 点左右，国保大队徐晓峰等十多人把我从看守所拉到延吉市烟集乡北侧一宾馆二楼房间内。他们事先把我的头用衣服盖住押到房间，把我的双手双脚铐在他们准备好的老虎凳上，腰部用粗钢棍在一头固定住，另一头用锁头锁住，致使整个身体一动也动不了。徐晓峰和姓郑的为组长，十多人分成两人一组，一组两个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对我轮番进行酷刑折磨，不允许我闭眼。四天三夜的折磨，致使我头脑昏迷不醒他们往我身上浇凉水、开窗户

冻我、用双手拽着我的头来回转、用拳头打我等，看我已经严重昏死过去，把我从老虎凳上卸下，我一头栽到地上，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假材料拿来，趁我昏迷之际强行按上手印，这份假材料就变成了他们想要的。

他们把我拉到看守所，看守所值班警察看我伤势严重不接收，他们又把我拉回医院从新做检查，带着医院的证明，把我又送回看守所。管教崔正浩找来两名犯人把我架回监舍。

延吉市国保大队对我采用非法的酷刑迫害，致使我双腿瘫痪，无法站立行走，我在监舍休养半个多月才有所知觉，几个月之后渐渐好转，但遗留症状一直不见好转，大脑疼痛难忍，有时疼的昏迷过去，腰腿时常麻木疼痛……然而市检、法院根据延吉国保的假材料，对我非法判刑七年，这是强加于我的诬判！

我要求各级领导尽快查清此事，还我公道，还我自由，还我人身不受伤害……同时追究延吉国保大队肖彬、徐晓峰、姓郑等人的法律责任，对我进行赔偿。我会通过各种途径申诉控告，立刻无条件释放我！还我人身自由和一个健康的身体！◇

## 中共的罪恶超过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中共是一个做恶没有底线的犯罪集团。它当年在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的时候，不但不予以救济，反而派出军队封锁道路，禁止百姓逃荒要饭，致使 3000 多万人活活饿死；在天安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用坦克的履带、毒气弹、开花弹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然后把仍有心跳和呼吸的法轮功学员推入焚尸炉烧死。

对于这个党来说，残忍嗜血、天良丧尽。从隐瞒萨斯病（SARS，即“非典”）到隐瞒四川大地震的预测不报，民众的死活从来就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任何苦难都无法唤醒这个本来就没有良知的邪党。◇



演示图